

守卫者
系列

2

THE GUARDIANS SHADOWS

化身狐



陆 源/著
晓 瑾/译

14岁完成处女作，
90后天才**华裔奇幻**
少女作家最新力作

作品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美国最权威的图书刊物《图书馆杂志》推荐

古代五个少年，保卫国家免遭恶人和
妖魔鬼怪威胁的惊险故事
精灵般的文字，对中国古代历史空前的奇幻想象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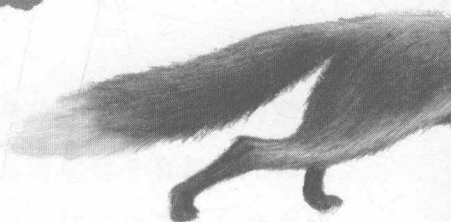
陆源/著

晓瑾/译



THE
GUARDIANS
SHADOWS

化身狐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序幕：天庭

许多在天宫多年的神仙，总是说蟠桃园是独立存在于自己的空间里。可不是嘛，此处的色彩如此鲜艳生动，真有些超乎自然；无论风怎么吹，天上一朵朵棉花般的云彩都纹丝不动。园子的景色如画中的一般，长久以来甚至连神仙们也忍不住好奇地打量虬根盘结、枝上坠着硕硕果实的古老桃树。

阵风轻轻吹过，拂动着枝叶和花朵，使之犹如在乐声中微微摆动。感觉确有一阵轻柔的仙乐飘浮在空中。

而坐在雕梁画栋凉亭中的五位神仙委员的心情和周围这静谧的景色不太相衬。身材颀长的二郎神是一个两眼之间有一只狭长天眼的神仙，他正和美猴王激烈地争论着。曾几何时，他俩是棋逢敌手的对头，虽然猴王早已位列仙班万年之久了，但二郎神总是心痒难耐，想要为当年的羞辱寻仇报复。这会儿，他的拳头紧紧握着他的三尖两刃

刀的刀柄，随时准备发作。

“大家都知道你是个白痴。”见二郎神紧张起来，美猴王说，“别做傻事来证明哦。”

二郎神大吼一声站起身子：“你才是个傻子呢！我们不能任凭这事发生。我们的职责是监察，务必保它成功。得准备随时亲自出手干预。”话音刚落，二郎神把刀重重往地上一摔，砸得地面瞬间现出蛛网般的裂痕。

哪吒太子皱着眉头，手一挥，将地上的裂砖恢复得完美如初。接着，抬起一张幼童般的脸对上二郎神的目光：“我们必须确保他们有选择自己命运的自由，否则胜利就没有多大的意义了。”

二郎神闻言冷笑一声，环顾四周看着其他四神，然后把脸转向战神关公：“五年前，你在张府不是已经出手干预过了吗？不肯和我站在一起？”

“这次我不会干预。”关公的回答非常简洁，“事情不是你所想象的。上次，我所做的并未改变事件的本质。是姑娘自己的魔力保护了她。在玉帝的御准之下，我只不过是向她揭示仍有希望。”

“如果我能征得玉帝的恩准，你们又如何说？”二郎神追问。

“你不可能得到恩准。”美猴王对他说，“治理天庭是何等繁忙的工作。他不会有时间见你的。”

“我好歹也是他的外甥。”二郎神咆哮道，“我想见谁总还能见到的。”

“估计你也想见见我的金箍棒吧。”美猴王故作欢跃地说，立起身，从耳中掏出一根小小的金针。他对着金针轻念一句咒语，金针瞬间就变成红色棍身、两头镶金的长棒。

“恐怕我们有几万年没打架了吧。”二郎神道，“我猜你一定会

说我功夫大有长进。”

“我还真不信呢。”美猴王说着，纵身而起，一下子跃过二郎神头顶，翻到半空，顺手扯了扯二郎神头盔上的绸飘带，惹得他愤怒地大吼大叫。

二郎神转身，举起他的三尖两刃刀便向美猴王扎去，却被他轻轻挡开，紧接着美猴王一棍拍在了二郎神的肩上。如果二郎神不是身着重甲，这一棍估计会破坏了他的护体之气。即便如此，二郎神还是晃了晃身子。他站定后，立时变为一头巨大的白虎径直向美猴王扑去。美猴王接招，顿时变身成一头巨象，二郎神一扑到美猴王身上就差点儿从他胸口弹了开去。

情急之下，二郎神背部着地，马上又变成一条身负巨翼、毒牙大如利剑的巨蛇。美猴王即刻变回真身，从身上拔下一把猴毛，吹一口气，每根猴毛都变成一只猴的分身。

二郎神被这些幻化出来的猴王引得晕头转向，一刀击中，每个分身又变回了一根猴毛，在空中飘荡。二郎神被彻底地激怒了，发出一声巨吼，竟震动了周围的蟠桃树，好几只仙桃被震落了下来。

“噢，不要再闹了！”哪吒道。一挥手，周身已经包裹起火茧。

负责守蟠桃园的七仙女凭空蓦地现身。她们身上的七彩仙衣层层叠叠，无风自飘摇。七仙女平时无论见到什么都是非常欢快的，身边的空气总是喜洋洋地跳动着。此刻仙女们看上去连人都能杀了，周围的空气像是快绷裂了，被气场顶得咔嚓作响。

二郎神倒吸了一口气，瞬间变回原形，然后对七仙女半是行礼半是讨好地鞠了一躬。

“二郎神，收敛一些。”领头的红衣仙女命令道，“记住你在蟠桃园里只是一名客人。”随即七仙女又突然消失了，就像她们先前现

身一样。

二郎神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她们说得没错，蟠桃园的确古老，甚至比玉帝的年岁还大。桃园守神以玉帝为尊却不用听令于他，所以一旦七仙女发起怒来，玉帝的外甥也没有人能救。事实上，七仙女刚才已经算是客气了。换作平时，任何一个损坏仙桃的人都会被她们声色俱厉地训斥。

“凶不起来了吧，是吗？”美猴王问。

“接着打吗？”二郎神问。

“刚才是在打架吗？”美猴王道，“我怎么觉得只是热热身而已？”

二郎神的表情被气得狰狞起来，踏前一步像是真的要继续打架，拎起他的三尖两刃刀紧紧握住。

突然，一道蓝光出现在他面前，二郎神只好垂下了手，向观音菩萨望了过去。

“够了。”观音道，“你们两个在七位仙女彻底发怒之前，最好停止这无聊的事情。哪吒太子说得对，我们不应该插手。给他们一个机会去验证他们自己。但是我们理应继续警惕，避免坏事发生。都清楚了吗？”

剑拔弩张的两位大仙向观音鞠了一躬，似乎美猴王的脸上还是止不住露出一抹胜利的戏谑微笑。

广德是名武将，不是外交使节。从军二十五年以来一直为外交使节卖命，他明白在面对权力和制衡的问题时，外交手段和军事力量有时候同样重要。

凭他的才干和经验，广德无法理清当前的情势。几周前，他的部队和北方兄弟部落仍然陷在不断的边境小冲突中。昨天上面突然下达一纸命令，令他停止一切争端，向后撤退，只准对付掠贼。特别明确规定不准越境跨入北匈奴控制的地盘，很显然这道命令立即绑住了广德将军的双手。他只能坐等下一个命令。新到的有关谈判进展的报告，不仅事态说明不明确，而且实在令人费解。

有消息称，北匈奴召集了双边会议，威胁说倘若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将杀光整个南匈奴部族。这实在让人难以置信，因为过去的几个月里广德的部队一直追着北匈奴打。虽然经验告诉他，这一切可能是在虚张声势，但一直等命令还是令广德坐立不安。一种本能告诉他，这些威胁之词听起来虽然有些可笑，但恐怕这次北匈奴并不是在吓唬人。

广德从军帐中的座椅上站起身，不停地前后踱着步，竟很快在沙地上踏出一条辙子来。突然，他的副官拿着一封信冲了进来：“将军，刚刚收到的。”

广德点点头接过信，心中的忧虑越来越重。他慢慢地拆开封印，展开信纸。读后，他困惑地不住眨着眼。他重读了一遍又一遍，信上的字都已经印在了脑中，他还是无法相信刚刚得到的命令。信从他指缝中滑落，掉到地上。

广德的副官将信捡了起来，读了一遍，然后轻轻放在了桌上：“该怎么做呢，将军？”

“让我想一想，他们若是认为我带着人马会直接去送死，起码得给我一个更好的理由，很遗憾他们真是低估了我们的能力。”

张小龙悄悄地从一条尘土飞扬的小路摸进了浓荫的树林，一眼瞥见前面远远的有两个人影。她在林中疾行，很快追了上去，但又与前面两个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便观察。一男一女，看上去跟十七岁的她差不多年纪。两人腰间佩着剑，像是武士，从他俩的举手投足看得出他们懂得怎么使剑。

突然，女的一下子摔倒在地。小龙刚准备回应呼救声，却又猛地止住自己的脚步，重新蹲回了矮树丛中。事情似乎有些蹊跷。小龙怀疑他俩在演戏。

小龙瞬间听见周围的矮树丛中有窸窸窣窣的声音，她闭上眼睛仔细地辨别声音。过了一小会儿，断定周围大概鬼鬼祟祟地潜伏着二十几个男女，在离她不到一丈远的地方停了下来。她借助厚厚的树叶将自己藏了起来。

他们中间的六个人向小路方向走了过去，其他人则散了开来。这下至少证实了小龙起先的怀疑。两名少年演的这一出戏，很有可能是为了吸引这批潜伏的人。真是这样的话，他俩的收获比预期的要多得多。小龙尽量不触动藏身的树丛以免被周围的人发现，同时将右手伸

入左袖中，准备随机应变。

朱成躺在地上，闭着双眼，有意识地让自己的呼吸保持平稳，她知道没人会注意到这样的小细节。她倒地的姿势看起来像是不小心跌倒的，可实际上，她设计了这个动作以便自己能够迅速地站起身来，眨眼之间能拔剑在手。

此时，班超还在不住地呼救，朱成决定再给班超一点时间，不然她就强令班超采纳她的计划：一路冲杀进树林中直至附近的一些盗匪出来找他俩。

朱成觉得班超的主意十分蠢，现在演的这一出戏很有可能引来好心的过路人，而不是数年来称霸这片树林的冷血杀手。可是朱成还是忍住了，这可是非常难得的。自从她的家人死了之后，她独自闯荡江湖，没人帮助她，她也很少考虑别人的感受。

朱成听见有五六个人正从她右边的林子里跳出来，暂且打断了自己的思绪。她听见班超猛吸一口气，证实了神出鬼没的盗匪们终于露头了。真想不到啊，她心想，这招还真奏效了。金属拖动的声音告诉她班超已抽出了他的佩剑，她依旧躺在地上没动。万一对手比他俩想象的更厉害，她还能留一手出其不意的招数。

一名头领模样的女子满意地大笑着，抽出了她的剑，说道：“别指望打过我们，小子。想活命的话，把剑扔到地上，然后把身上值钱的东西都抛过来。”

“我们只是过路的，”班超说，“没有值钱的东西。”

“可真不走运啊。过这个林子得交买路钱。”头领模样的女子答道，“不付钱，就得出点血。随你们自己挑。”

“我们真的没钱。”班超再一次声称。

“真是遗憾了。”女子说道。她立刻做了个下手的手势，朱成瞬

间听见班超与他们交上了手。她关注着格斗的进展，凝神倾听着，细细分辨每个盗匪的声音。

听上去班超很轻松地击退了他们，好几个重重地倒在地上，只有一个盗匪重新站了起来。突然间，班超猛地向后退了几步。眼见班超就要踩中自己的肩膀，朱成迅即跳起来，一脚重重地踢中了这个盗匪。“眼睛看着点儿路！”她冲班超吼道。

听见朱成的喊声，班超也惊得大叫起来，朱成拳出到一半冲着天空翻了个白眼，然后一拳击中盗匪的正脸，将女贼打得滚了回去。

盗匪们后撤重新集结，朱成在班超肩上猛拍了一巴掌：“我这么做是吓他们的，不是吓你。”

班超冲着朱成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将目光重新投在盗匪们身上：“对不起。我忘了你躺在地上。”

“干得真好。”朱成嘟囔道。她纵身向前，用剑柄击中三个盗匪中的一名，令他痛得弯下了腰，大口大口地喘气。然后伸手点了他颈边的穴道，盗匪立时跪了下去，不省人事。没等班超再加入格斗，她已经开始对付下一个盗匪了。

看到他俩这狠劲儿，领头的女子向后退去，同时示意手下照做。朱成和班超也向后撤，小心地留意着盗匪们的企图。领头的女子冲他俩冷笑着，吹了一声尖利的口哨。

林中顿时响起一片喊杀声，朱成和班超对视了一眼，惊异地发现包围上来的盗匪人数之多。虽然他俩能够对付，但一下子面对这么多盗匪，也不得不提高警惕。他俩举起兵刃，做出了防守姿态。

奇怪的是，当盗匪们从林子里向他俩冲来的时候，一件异乎寻常的事情发生了。盗匪们一踏上小路，便一个个地倒了下去，脸上的表情是愤怒夹杂着困惑。

见此情形朱成皱起了眉头，她瞥见空中有几枚银针飞过。无疑有人在帮助他俩，用暗器放倒了他俩的敌人。

没过多久，只剩下四名盗匪尚未倒下，飞射的银针也突然停止了。显然这是他俩该加入战斗的信号。朱成向前一纵，重重地击中了一名盗匪的头，立时将他击晕。班超也加入了格斗，眨眼之间，只剩下领头的女子还没有倒下。她仍然在无用、愤怒地咆哮着，她手腕一转，一个飞轮破空而来。

朱成平静地举剑格挡，飞轮在班超的剑上弹了一下之后向领头的女子飞了回去。没等她自救，林中又射出了两枚银针。一枚打掉了飞轮，另一枚将她打倒在地。

一阵沉默之后，朱成收剑入鞘，转向树林的方向。她双手一抱拳，鞠躬，对出手相助之人表示感谢。矮树丛轻轻一动，一个与他俩年纪相仿的姑娘从阴影里走了出来。她或许比朱成高一两寸，而她的黑色眼睛，闪着金色的斑纹，像是有光亮在舞动。姑娘也冲朱成回了个礼，朱成回头瞟了一眼，见班超正直勾勾地盯着看。她用胳膊肘戳了一下他的肋骨，他于是也鞠了一躬。

朱成刚想张口做自我介绍，就被班超打断了。

“我叫班超。”他说。

“赵小龙。”姑娘回答。

朱成准备接话，突然惊恐地发现自己竟忘记了告诉班超以前给他的是一个假名字。“看来你很健谈啊，不用你介绍我吧？”她对班超随意地说，心中迫切地希望他能配合。

“这位是程佩。她是我惩奸除恶队的伙伴。”班超微笑着说。

朱成深深松了口气，暗暗告诫自己以后再也不能忘记自己的假名字。

与此同时，班超对小龙说：“谢谢出手相助。”

“不客气。”小龙回应道，又点点头，没有再多说一句话，便融进了阴影中，消失了。

“她去哪儿了？”班超问道。

朱成翻了个白眼：“离你越远越好。来吧，我们还有事要做。”

“什么意思？盗匪已经被打掉了。我们的任务不是已经完成了吗？”

“呃……”

“我可不喜欢你接下来想说的。”班超愁眉苦脸地说，“这片树林已经不在县令的地盘上了。”

“正是。”

“我可不会帮你把这么多人全部扛回陈柳去。”

“你以为我会把这些人都扛回城里去吗？你疯了吧？”

“可是我想……我一个人可干不了。”

“有时候我真觉得你是一个白痴。我们需要做的只不过是把这些盗匪全都绑起来，县令手下的人可以来把盗匪拖回陈柳去。到了城里，不就在县令的地盘上了吗？不是吗？”

“你刚才为什么不说？”

“这不刚准备说嘛。”

与此同时，小龙已经向陈柳进发了，她纵入半空展开轻功在树冠上飞快地行进。没多久，已经看见陈柳了，才跳回地面。

城市的熙熙攘攘声越来越近，小龙想起田灵信中的话。他们的新客栈坐落在小镇的东北角，离县令的府邸很近。小龙在繁忙的街道中穿行，审视着这座她母亲度过了童年的小城。临街的饭店和客栈用酒幡和灯笼将城中的大道装饰得喜气洋洋。空气中充满了乐声，商铺和小贩的叫卖声此起彼伏。

小龙悠悠地在街上择路而行，走得很慢，呼吸着各种香气，用心体会着周围的气氛。空中充斥着活力和欢笑声，空气都好像律动了起来。不久，她来到一幢四层楼的客栈门前，门上一块红色的匾额上写着“济南客栈”。她走了进去，留意到一楼跟田灵和金煌之前的一家客栈非常相似。如果布局是一样的话，小龙知道去哪儿找他俩。

她走向客栈最深处，弯下腰隔着一扇门细听。听见里面有两个熟悉的声音，不禁露出淡淡的笑意。然后她站直身子敲了两下门。

门一下子被打开了，一对中年夫妇站在了她的面前。他们惊讶地对视了一眼，很快咧开嘴笑了起来，毫不迟疑地一把将小龙拉进房里，直到桌子前。

“来这儿做什么？”金煌明显地带着愉悦问道。

田灵捶了金煌一下：“不能来看看老朋友吗？非得查问动机吗？”

金煌佯怒地白了田灵一眼，然后对小龙说：“你弟弟怎么样了？”

“他过得还好。”小龙答。一想到弟弟，她脸上就闪过一抹笑意。刘阳是小龙的结拜兄弟，并不是她的亲弟弟，小龙的亲弟弟五年前被杀害了。是在一名叛臣挑起的一连串匪夷所思的事件中遇害的，一起被杀的还有他们的父母。

“我们听说了刘阳继位之事，不过详细的情况知道得很少。”田灵说道，声音中充满谨慎。她和金煌紧紧地盯着小龙，像是要在她的眼中寻找出一点线索来。若是他们知道便不会问了，因为小龙从来没有这么让人猜不透。好长一段时间，她什么都没说。

事实上，小龙已把一切在她的脑中过了一遍，回忆起夏天发生的每一桩事情。几个月前第一次认识刘阳的时候，他差点儿被几个盗匪杀了。怎么都想不到刘阳后来会成为自己的义弟；更猜不到刘阳竟然是当今皇上的二皇子，正是她发了誓要替全家报仇的仇人；也无法预见到自己竟然会接受了皇上当时下令处死父亲（青龙侯）以及白虎侯（朱甫），是别无选择的事实。皇上这么做只是要维系住他的江山而已。刘阳回到皇宫后，自己竟然帮助皇上击退了刺客。而在紧随其后发生的宫廷政变中，刘阳的哥哥死于企图篡权者的刀下，皇上因心疾突发也很快随着去了。

小龙终于把全部变故告诉了她的义父母——金煌和田灵。他俩微笑着，万分欣慰，为小龙能以国家的利益为重而放下自己的个人仇恨感到骄傲。

“为什么你又离开皇宫呢？”金煌问道，“听上去你有很多事情

要做。”

“得离开一阵子。”小龙说，“登基后的三个月里，刘阳的武艺进步了不少，他的朋友马可兰也总是不离他左右。再说我想确认你俩是否已经稳妥地安置下来了。看来你们相当不错。”

田灵大声笑着，环顾着屋子，这里比老客栈还好。“刘阳给我们的珠宝比想象的还要值钱得多得多，我们请了最好的工匠重修了客栈。当然，和县令有关系，帮助很大。”

小龙扬了扬眉毛，听他们继续讲下去。

“记得曾经向你提起过我的朋友四强，对吗？他的父母亲和你母亲，还有我是好朋友。四强现在是陈柳的县令。”金煌大笑着说，“世事无常，不是吗？”金煌留意到了小龙的表情，笑了笑，“别以为我们是在利用关系。这个特权是我们自己用行动挣来的。两周之前，我们帮助县令收拾了我的老对头，吴兰义。”

“发生什么事了？”在金煌故事讲到一半停顿下来时，小龙问道。

没等金煌继续，田灵接着说了下去：“到这儿不久，有一个自称是帮主的人要霸占这座小城。他绑架了四强，我们带着侍卫们去救四强。在半路上遇上了自己逃了出来的四强，一起折回去捉拿帮主和他的同党。

“然而，等我们赶到那儿的时候，帮主吴兰义和他的同党，已经被两个少年打倒了。”金煌说，“两个孩子把帮主打得够呛。”

小龙闻言眯起了眼睛：“是不是跟我年纪一般大的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

“你是怎么知道的？”金煌问。

“来的路上遇上了他俩。”小龙说，“我跟他们说姓赵，不是

张。”

田灵理解地点点头：“小心点总是没错的。要是刘阳的父亲还在世，逮捕处决你的文告也不可能这么快地从公文簿上抹掉。”

恰在这时，房门被打开了。“我们来告诉你们一声，那儿有……”朱成见到小龙，不禁话说半截停住了。

“嗨，”班超对着朱成耳语，“她是怎么比我们先到的？”

朱成长叹了一口气：“我们得把二十几个贼人捆起来啊。我敢说她一定比我们早动身的。”然后她扭转身子面对房中的三个人，冲他们满不在乎地挥了挥手，没等邀请就自己进了屋，拖过一张凳子，坐了下来笑道，“不知道你们三人互相认识呢。刚才在树林里多亏了你相助。”

“出什么事儿了？”金煌问，显然是被搞糊涂了。

“我们不是要去逮捕山林里的马贼嘛。”朱成回答。接着她将整个遭遇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特意修饰了其中的一些细节，令整个故事听上去变得不可思议地好笑。朱成绘声绘色地形容山贼们被殴打的狼狈相，充满了细节，连小龙都不禁被逗出了一丝微笑。她讲完后，只有小龙和她两人仍保持着一张正经的脸。

班超打着手势说道：“我们应该去见县令了？”

“哦，也是。”朱成说，站起身冲到了门口，“还不赶紧呀。”

班超翻了翻白眼，一边向外走一边摇头，出门随手关上了门。

听见他们的脚步声渐渐远去，小龙将自己的佩剑放在桌上审视着。这把宝剑有一种特别的美感，它不是特别绚烂耀目，可无论怎么看都显得优雅非凡。墨绿色的磨砂皮做的剑鞘，而剑柄、护环和剑鏢是用镌成龙形的纯银制成的。这是欧冶子为小龙特铸的，他是一位著名的铸剑师，多年前曾助刘阳的父亲夺回皇位。

小龙终于从剑上抬起眼帘：“不知道班彪有个儿子。”

“你是怎么发现的？”金煌想知道。

“欧冶子先前告诉过我，他为四位义兄弟的后代特铸了四把剑。”小龙回道，“我这柄是青龙剑，刘阳现在拿了朱雀剑，欧冶子说一把白虎剑和一把玄武剑失落已久。”

没等小龙继续说下去，没有完全醒悟过来的田灵就插了进来：

“王莽刚被推翻后不久，大家还在宫里。你和朱甫的女儿朱成，还不到一岁；刘阳的大哥比你们大一岁。班彪怀有身孕的夫人突然失踪了，没有留下任何一句解释的话。班彪夫人带走了很少的东西，其中包括给未出生宝宝的一把剑。不久，你父亲和朱甫领了赏并前往各自的封地。我们也是那个时候走的，我们无法适应宫里的生活。而班彪则是一人留在宫里的，希望他自己的夫人终有一天会回来。”

“这样的话，班彪的小孩现在应该也有十六岁了？”小龙问。

“差不多。”金煌回答，接着他皱起了眉头，“欧冶子告诉你班彪他们生了一个男孩吗？”

“不是。”

“你怎么知道班彪他们生了个男孩？”金煌迷惑地问，“我们都不知道生的是个男孩还是女孩。”

“因为班彪的儿子刚刚就坐在这间屋子里。”小龙对他们说。

金煌和田灵眨着眼睛。

“我认出了他的剑。”小龙说，“欧冶子将四把特铸的剑称为‘四护卫剑’，每一柄他都复制了一把。班超极有可能是班彪的儿子。而一起的姑娘却没有说她的真名。姑娘应该是白虎侯朱甫的女儿。”

客栈掌柜夫妇金煌和田灵，震惊得跌坐在椅子上，不知道说什么